DS
735
A2Y86
1771a
V.1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殷浩徒以盛名未孚實際即引以抗溫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羲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决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爲抱薪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三

晉

孝宗穆皇帝

戊申 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溫。左丞荀蕤字令遠崧之子。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注見前。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爲護軍將軍。羲之以內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英。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鶩字。鶩北平人。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爲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請責笞棰。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能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往覘。邃抽劍擊之。虎大怒。收顏等推問。顏具言其狀。遂殺顏等。并誅邃。立子宣爲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虎聞韜死。

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已知爲宣所殺。乃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宣少子方數歲。虎素愛。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絶帶。虎因此發病。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故趙主劉曜女。有殊色。虎嬖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爲后。虎謂羣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輙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己酉 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三子。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勒之子。爲丞相。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卽

位。尊劉后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黃人。等。討梁犢還。梁犢故東宮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謫戍梁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在赦例。犢遂反。戍卒皆隨之。北至長安。衆十餘萬。遂出潼關。趣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為征西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東宮高力。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領之。遇遵于李城。在懷慶府溫縣。水經注。奉溝水逕李城北。卽此。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張豺勸虎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然之。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為前鋒。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

之。世在位三十三日。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閔擊之。獲沖。賜死。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功。拜雍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軍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洪先爲流民督。帥諸氐居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水經注。魏武于洪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爲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于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矣。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沒。陳逵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裒慙憤發病而卒。詔以荀羡監徐兗軍事。是歲。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出駱谷。破趙戍。三輔豪傑多應之。勳兵少不敢進。遂向南陽。拔宛城。殺趙太守而還。司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凉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鑒（虎庶子）弑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旣而立太子衍。（故燕王斌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弑遵及衍。推鑒卽位。鑒以閔爲大將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爲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曜。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後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雍州牧。洪會官

蜀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漢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引朴斬之。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魏。凡五僭國。春閏正月。趙石閔弑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鑒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鑒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攻閔。爲閔所殺。閔乃以兵守鑒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至是。汝陰王琨亦虎之子。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衆數萬。不附于閔。閔

擊瑕敗之遂擊賀度鑒密使宦者召沈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鑒弒之并殺虎之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謂衆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閔未殺鑒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改國號曰衛易鑒姓爲李氏及已僭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是夏盧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詔以爲鎮北將軍龕蘭之子也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灄（書涉反。）頭。（在今直隸冀州棗强縣東北。元和志。棗强縣外城。即姚弋仲故壘。）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字景國。）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以雷弱兒（南安人。）梁楞（安定人。）魚遵（馮翊人。）段陵（京兆人。）爲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字道業。皝第五子。後更名垂。）上書于燕王儁。請伐趙。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爲三輔將軍。（恪爲輔國。評爲輔弼。騖爲輔義。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至是儁

與蒯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為趙拒燕，衆莫為用，乃降，儁擢用之。於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徇冀州，取章武、河間至渤海。趙故殿中督賈堅擁衆不降，慕容評與戰，擒之，以為樂陵太守。范陽、章武、河間，皆晉國，趙為郡。范陽治涿，河間治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晉郡，沒于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產字子喬，范陽人。賈堅，渤海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命。

麻秋為苻洪所獲，洪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先收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孺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

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虎之子。）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既簒立。趙公卿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寧。）六夷（胡三省注。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是爲六夷。）據州郡者皆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爲太常。謐不食而卒。

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爲太常。謐移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

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之壽，因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已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治浮橋以濟孟津。既濟，焚橋自帥大衆與其弟雄俱進。苻雄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園名。元和志：園在盩厔縣東，有監丞掌之。）健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洪尋爲司馬張琚所殺，健擊琚，斬之。）

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詔

蔡謨三年不就職徵召以疾辭驕蹇不臣律以無將之誅實無可逭荀羨輒用危言沮止豈復知有大義耶尹起莘責其傲上不忠尚不失褒貶之正書法乃云免謨爲無罪之辭則顛倒是非甚矣

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黃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旦至申。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罷朝。詔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謨爲庶人。

辛亥　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魏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秦。凡九僭國。　春正月。

苻健自稱秦天王。是爲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

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凡趙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爲復讐。老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必復來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鄴。姚襄歸。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已而祗遣其將劉顯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弑祗以自效。顯還。遂弑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遷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斬之。于是石氏遂絕。

秋。八月。魏徐兗荆豫洛即晉司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温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温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書王彪之。（彪之字叔武。彬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

待之。令相王謂會稽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乃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喈。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壬子 八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涼。代。凡四僭國。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

温屢請北征浩輒抑而不許茲乃以恢復爲己任豈自信將畧果優于温直以忌温妄與僥倖成功可以傾其權勢而已忠于謀國者固如是乎

于秦。

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愉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藺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以許昌降。）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潁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逖所據。一在江南滁州。晉僑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

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顯。因遊食常山諸郡。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爲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爲三部。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衛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斃。遂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魏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

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遣致建康。百僚畢賀。是秋。慕容評克鄴。留鎮之。戴施奔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黃河所經。本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秦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已而浩復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浩不從。遂進屯

泗口。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徵尚爲給事中。尚還戍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大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先是慕容評克鄴。送冉閔后董氏及太子智于薊。儁詐言董氏以傳國璽獻之。賜董號奉璽君。及是稱帝。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

癸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

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內。有臺甚秀廣。謂之蠡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爲司空。秦主健納其繼母。遇耻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爲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僞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秦人容有詐僞。未應輕進。及浩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姚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遣使建康。陳浩罪狀。并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西淮南軍。鎮歷陽。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諡敬烈。子曜靈嗣。字元舒。十二月。涼

浩與温齟齬日久卒皆生
於貪觀顧受其位置卒致
空函取怒由其平日外逐
虛聲內貪榮利是以一經
挫折醜裏畢露可鄙可笑
足為偽士之戒

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祚字太伯重華庶兄）
祚有勇力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
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
祚祚尋自稱涼王（于是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殺之）
甲寅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曰西安為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
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
于温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繆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温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

二月。桓温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縣。唐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步兵自淅川。卽故析縣。注見前。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

猛未遇苻堅已能辭溫不就非當時處士盜虛聲者比也

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即灞上注見前。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主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永固。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略陽氐人。彊汪。梁平老。略陽人。皆與之善。胡三省曰。

苻堅事始此。

乙卯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靚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

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立。字長生，健第三子。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為太子。生幼少一目，性麤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之。至是。

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卽位。生欲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

主。得僕射段純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墮。并殺弱兒九子。二十七孫。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秋。閏九月。涼州弑其君祚。立張元靚。字元安。爲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弑之。及趙長等。瓘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爲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爲涼王。時方七歲。

丙辰

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溫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春以來虎狼爲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温敗姚襄于伊水注見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温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神州陸沉王衍諸人實不得辭其責袁宏乃謬爲運有廢興豈桓温以大牛譏之

記室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温以牛況宏徒糜廩祿而無用也

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成本魏將降晉復叛據洛陽踰月不克及是温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鋭遣使謂温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卽北邙山温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温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頴川太守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等戍之襄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爲秦并州刺史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非其稱帝。儁怒。遣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于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恪引兵濟河。龕拒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絶。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尋為儁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文武惠五帝陵。）

詔遣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巳　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去聲渴耳。何足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即今黃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長安志。秦苻黃眉討姚襄于此。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以衆降秦。

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苻秦于嶻嶭山。置三原護軍。嶻嶭山。亦曰嵯峨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

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又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太原人。權翼畧陽人。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遷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先是。特進梁平老勸

堅及早舉事。堅未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

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字博休。為陽平公。子丕字永叔。為長樂公。李威苟太后姑子。為左僕射。融明辨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愛重之。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于融。威知王猛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于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準之女。準字幼道。灊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于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東明觀。在故鄴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字子初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蒂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

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曇字重熙。鑒之子。督徐兗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漢茌縣。晉曰山茌。隋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淸縣。荀羨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遂憤惋而卒。已而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會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督徐兗軍鎭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爲更名。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墮馬折齒。更名曰𢨥。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徙鎭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垂娶段氏。段末柸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代北三字姓。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涅姓。浩名。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汚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鎭遼東。

己巳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兖州府曲阜縣西北。屯于河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矣

渚。汝河之渚。荀羨傳。羨引汝通渠。至于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注見前。攸大敗。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前。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為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謂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萬帥眾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諸將欲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于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

有毀輒罪之。雖因深知其賢。然猶衆口而任一人。適足自蔽聰明。非正道也。

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燕慕容暐建熙元年。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茂。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

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字伯陽。產之子。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暐即位。慕輿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爲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鎭之。奈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長子即位是為哀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女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純嘏駿少子誅之詔以張元靚

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涼宋混誅張瓘。混素忠鯁。瓘欲殺之。因廢張元靚而自立。混以太后令誅之。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殺澄。自爲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本姓弓上黨人。多力趫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蚝。七吏反。平衆大潰。乃降。

秦王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稱羌。蚝皆萬人敵。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爲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壬戌　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始彥冰之子。爲徐兗刺史。袁眞監豫司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岊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在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應遠。嶽之子。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上疏爭之。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淸壹河南。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

虛聲威朝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

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七月燕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畧地河南陷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遂逼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爲長史，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字元琳，導之孫。）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元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謝元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元靚而自立。

天錫弒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甲子 二年。（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爲斷，嚴其法禁。稱爲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子讀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正可詫哉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壽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爲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赭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溫遂城赭圻城在嶺下臨江。居之。遙領揚

州牧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謚曰靖。

桓温移鎮姑孰。以弟豁朗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帝之弟。卽位。是爲廢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堅充之子。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爲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

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葬安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字元孫代之。

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冰之女。

帝奕

丙寅 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卯 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鐵弗劉虎之曾孫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

是什翼犍擊之河氷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氷合然猶未堅乃散葦于其上氷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辰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温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

己巳四年夏四月桓温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温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于燕

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兖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後漢縣今屬兗州府天旱水絶使將軍毛虎生穆之小字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字又同桓温

每名更稱小字。鑿鉅野注見前三百里。引汶注見前。會于清。即今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典。東平。濟南。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此。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謂溫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都。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方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

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兗豫之衆。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并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皝少子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晉郡。即春秋南燕。注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胡三省注。恐燕追兵毒汴濟上流也。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

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于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于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爲庶人。真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燕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爲也。

符堅是時方有志并吞以垂材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不失駕馭羣雄之畧厥後垂興堅敗特所以善其後者無策耳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譏之則所云以成敗

寧避之于外耳。十一月。請敗于大陸。注見前。因微服將趙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妃段氏之女弟、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時燕遣梁琛使秦、琛歸言于暐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

論人者

吳王又往。宜爲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旣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眞深以爲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旣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桓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　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秦小國二涼代凡三僭國　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垂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

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令自虎終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襲龍城。不克。爲其下所殺。

沙城。在龍城東北。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燕主暐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申胤嘆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入晉陽。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濁漳水。過潞縣北。闞駰曰。潞爲冀州浸。卽濁漳也。潞縣故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濁漳注見前。敗之。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評爲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

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燕主暐讓評。且趣使戰。評大懼。請戰于猛。俄而交兵。秦將鄧羌。張蚝等。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

遂長驅圍鄴。

猛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太子。自率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暐以詣堅。堅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于秦。前燕自慕容廆據大棘。至僭號。及暐

十。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中紹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暐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封暐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眞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 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桓溫拔壽春。獲袁瑾。誅之。

先是袁眞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溫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桓伊字叔夏。宣族子。等大破鑒

蚝于石橋。在肥水北。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後魏追謚獻明帝。

初。代將長孫拓拔鬱律長子沙莫雄之後。後爲長孫氏。斤。謀弒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爲賀氏。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即魏太祖道武皇帝。後名珪。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

初。朝廷以楊世楊初曾孫。爲秦州刺史。世亦稱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是爲簡文帝。

温恃其才畧。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遂與定議。以帝素無過。而床笫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昱即帝位。帝既即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遙

君拜臣揖復成何語觀此則新亭談笑如出二人詎戢柢特殊不可解

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溫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立威。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溫之謂矣。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爲海西縣公。

桓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太宗簡文皇帝

壬申 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

簡文居攝之詔朝臣幾欲依違賴坦之彪之而不行當時謝安竟未有所匡正想亦在請須大司馬處分之列耳蒼生如安石何聞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卽位是爲孝武帝

帝不豫急召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

望之不足憑如此

朝議乃定太子卽位太后欲令温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傳位不爾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使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

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以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葬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癸酉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溫來朝。

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溫令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溫死。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坦之所宜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從行。熙及弟濟謀殺沖。沖徙之長沙。稱溫遺令。以少子元爲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褚太后居崇德宮。簡文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請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邛筰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爲秦將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氐賊。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虓。字孟威。楚之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彗星見。

彗星出於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爲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燕之分野。東井秦分。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秦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胡三省曰：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皆拓跋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秦已滅矣，代乘天運，反而滅燕，自然之數也。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宮）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乙亥三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諡曰獻。）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謚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岳。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

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女孫。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爲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詩章。文辭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放誕之弊原于老莊悖亂之萌起于圖讖東晉膏肓錮疾苻堅一言足以洞其癥結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丙子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

違命。卽進師撲討貢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貢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嶺名。在今涼州府武威縣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爲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涼自張軌據涼州。至天錫亡。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爲二部。

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納。

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章。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 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元監江北軍事。

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荆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即此。使劉波字道則。隗之子。守江陵。楊亮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元應詔。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元。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不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卒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諡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在臺城之東。

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即御史臺都坐猶言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宮至秋乃成

戊寅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爲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丕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

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攻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己卯　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入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為秦內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丁丁

穆。字彦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死之。

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遠潔已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日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太守戴逯。部將田泓請沒水潛往。元遣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執。勉之。秦人殺之。彭城遂陷。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洛于三

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川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

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爵爲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前。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爲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爲冀州牧苻暉爲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嵕山名。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爲諸州刺史。

堅送丕至灞上。丕所領氐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秘書侍郎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整宦官也博文彊記能屬文好直言而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爲限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

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趙整畧陽清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鵙伯勞也。絲未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 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字茂達肅曾孫。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敖水北獲其將閻振吳仲。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負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爲叛逆此而不誅何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豁之子。參軍桓石民石虔弟。帥衆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 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郞王皮猛之子。尚書郞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事見前。臣爲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

以立紀綱此特存堅自欲博覽名而失正義矣

乎。先是摅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置郡。秦因之。今為土魯番地。皮摅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光行越流沙。焉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二星名。注見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分野。福德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

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内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彭城人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

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爲妖。蝗之爲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　八年。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冲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冠軍

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爲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

謝安賭墅圍棊。詡爲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至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東。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別墅。安棊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春。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狀則桓沖之言不爲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麾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蹈僨軼之譏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大幸非刻論也

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硖中。謂之硖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

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郤。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郤。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而畧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寰宇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堅不早除垂垂不乘堅之危甯者以爲英雄度量過人論者又以爲坐失事機皆非也堅貪晉而欲藉垂以就功垂因晉而欲疲堅以復業正吳越春秋所云蟬不知螳螂螳螂不知雀也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爲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于險。其義聲可以感動

天下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垂言于堅曰北部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飆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

之樂

以王國寶爲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毁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紇干者。以雄勇爲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鄰。其衆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

初。國仁之父司繁。爲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爲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鎭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其

垂心懷復仇而託言報德
蓋恐一發不中轉致蹉跌
耳觀取果自落及詭道避
壯士其深沈陰詐畢見若
苻丕之應垂既隱忍而俟
其變又離間而藉之辭垂

叔父步頹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燕以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燕徙之新安。斌仕秦爲衛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

斬吏燒亭反形已露訖置不問則所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耳

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申 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月。

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爲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暐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利曰。死生惟郎是從。乃指張驤亦烏桓人。說之。驤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

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字道祐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逾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謚宣穆。

冲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暐之弟。起兵華陰。慕容冲泓之弟。起兵平陽。秦遣苻叡堅之子。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是爲後秦。

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爲司馬。泓弟冲爲秦平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萇結營處適當窪下耳若謂別有神佑平地水能自深有是理乎

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獻騷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爲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偪長安

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改元燕興已而燕諸將殺泓立沖爲太弟沖大破秦兵于鄭西鄭縣之西遂

據阿房城。泓、沖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沖復敗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沖。　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

如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將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兖州刺史張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

望（謂郡之賢豪。）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阬之。）

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碻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碻磝山上。）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爲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顏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前注見）克之。苻丕大懼。

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丕款誠。元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運米二千斛饋之。

乙酉十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僭國。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于阿房。是為西燕。

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字道運。寶庶長子。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已而沖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堅始禁圖讖之學素奇謂不明至是轉信讖言以身嘗試其[illegible]取之後神智長沮喪[illegible]在此邪其不能復振宜矣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争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秦坐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為軍糧[illegible]

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

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詣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諡曰文靖

先是安與瑯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瑯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

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

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爲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光獨以爲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猛之子。）自薊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爲呂光所攻。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西郡。後漢末置治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爲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爲苑川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守將王兗新平氐人。死之。

麟攻博陵。王兗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兗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温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温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十一年。（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一。後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爲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衆。庫仁之子顯。弒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力微之曾孫。）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邊牆外。）即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洛。（拓跋隣命叔父之裔曰乙旃氏。後改叔孫氏。）爲南北部大

人。分治其衆。以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爲左長史。許謙（字元遜。代人。）爲右司馬。王建（廣寧人。）等。爲外朝大人。奚牧（拓跋隣之弟爲達奚氏。後改奚。）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嵩從弟。）等。出納教命。尋徙部盛樂。（已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斌從子。）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西鄂人。含從子。）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弒其主沖。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王垂之彊。課農築室。爲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廆從孫。）殺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恒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爲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

淮陰。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是青。兗。徐。諸州。郡縣壁
壘。多降于燕。後劉牢之擊敗翟遼。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爲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荆州刺史桓石民取
弘農。初置湖陝二戍。後湖陝爲姚興所陷。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爲南安王。注見前。

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
爲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
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郡東垣即此。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所殺。時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奕薨于吳。

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

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唼青唼姓。青，夕口。氐人。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丕之子。自杏城注見前。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爲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是爲後涼。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丕謚堅世祖宣昭皇帝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矟爲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秦王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徐嵩字元高。盛之子。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元爲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會稽。不至。

踰垣閉門聖賢譏其已甚矧有奉詔徵而可逃匿他所乎逵托自求其志之說純盜虛聲所謂率天下而入於無用者必欲曲成其名於世何補謝元顧斤斤愛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鄙論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坑其士卒。萇掘秦主堅屍。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玄卒。諡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萇軍武都。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愉。烈王無忌子。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前。秦封以爲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什翼犍之孫。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謂慕容德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己丑十四年。後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先是。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

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弒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

登收餘衆。保胡空壘。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耳。前王堅。繼徐嵩。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甯字武子。順陽人。爲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武酣反。老女稱。姆莫補

反。女師也。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陸納字祖言。吳人。許營會稽人。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訪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

先臣小忠信以成大不忠不信實千古小人通病徐邈諄諄致書戒甯勿任耳目持論極當但所云得國士良吏委以攝掌則猶未為盡善使無克知灼見之明採取虛名過為任用則貽悞正復不淺坐嘯畫諾之風其流弊將安底哉

監司。則清濁能否。莫可混淆。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水經注。白水出高都縣故城西。即此。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畧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已而西燕復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佺期。亮之子。

二月以王恭（字孝伯蘊之子）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寖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陳郡人）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萇擊斬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使人詐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惡地在外馳騎見登曰萇多詐不可信也萇聞之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畧過人憚之于是惡地降萇）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

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地名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李
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後秦主萇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
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
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
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
降萇待之如初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
一木以旌戰功當成曰營地太小萇曰
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
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是秋馮翊人郭
質起兵應秦秦移檄三輔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附于
後秦秦擊質質走洛陽明年夏苟曜密招秦主登許爲內
應登赴之軍于馬頭原萇帥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將
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問之萇曰登用兵遲緩不
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
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
郿尋復攻安定萇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
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萇擊登

于安定城東。敗之。馬頭原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辛卯 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東胡之苗裔。其先曰木骨閭。因以爲氏。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位。高車古赤狄之種。初號爲狄歷。北方名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

獲直力鞮。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即赫連勃勃。字屈子。亡奔薛干部。鮮卑別部。薛干部送于沒奕干。河西鮮卑。後秦封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

壬辰 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遼之子。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釗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

桓元怨望棄官弁髦國憲乃聽其翺翔階亂蔑目誰何東晉紀綱可謂掃地矣

瞞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釗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荊州元復豪橫士民畏之嘗于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避之元果使人追之不及劉邁

字伯羣。彭城人。征虜參軍胡藩字道序。南昌人。過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勑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

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字子略。帥兵擊秦。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還。至是萇疾甚。還長安。召

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明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其衆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於是興始發喪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鬃嶺。

甲午 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後涼西秦凡五僭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元孫樹機能見前為河西都統。

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鞬卒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

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胡三省曰。此言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羣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助教簡文帝置。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之南。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居崇訓宮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前。滏口。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之。沙庭。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本潞子所立。世謂之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

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注見前。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亡。凡六主。合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楊毅從孫也。先爲秦將軍。與西燕戰。兵敗。被執。已而亡奔隴右。收集舊衆。徙治歷城。自稱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畧陽之地。自稱隴西王。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

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亡凡六主合四十四年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

乙未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

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國寶從弟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
復鄉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漢書注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形象小異。孛星光芒四出彗星光芒如掃彗。長星光芒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虛二星。主哭泣。帝
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
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珪叔父翰之子入貢于燕。燕主垂衰老。諸
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逼附塞諸郡。
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

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擊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 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

魏張衮言于珪曰。燕狃于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遣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時河水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俄而暴風冰合。珪引兵濟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

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

燕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　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胡三省注。即廣昌嶺。所謂五廻道也。五廻山在今易州廣昌縣。亦曰廣昌嶺。經天門。胡三省注。廣昌嶺南層崖刺天。積石壁立。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什翼犍子。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還。垂之過參合陂

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忿嘔血。由是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燕昌城在大同府大同縣北。卒于上谷。寶即位。

燕主寶弑其太后段氏

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

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幷州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字洪讓袞之子）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注俱見前）旌旗亘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幷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器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爲天下得

盡言。稍有才用。咸加擢敘。以張愉等爲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貴人張氏弑帝于淸暑殿。太子德宗卽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淸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爲遺詔。侍中王爽恭之弟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卽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爲之節適。

初。國寶黨附道

人者直用主耳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

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疎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又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旣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魏書官氏志。詰汾時。諸部內入者。有勿忸于氏。後改于氏。栗磾代人。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信自井陘伐趙之路。自井陘趣中

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字元伯東武城人。）奔海渚。（胡三省注。海中洲也）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字子度昌黎徒河人）降。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已而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引燕兵擊儀。儀軍遂潰。）

安皇帝

丁酉 隆安元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二。涼西秦。新小國二。南涼北涼。凡七僭國。）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京城是為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降之徙都廉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廣武注見前趙振少好奇畧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部更稱武威王徙治樂都嶺南洪池嶺南也洪池嶺注見前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邀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旣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

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寶之庶子。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

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會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遣鎮龍城。遺言命寶以爲嗣。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愠懟。有異志。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爲寶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恨。麟以兵刼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

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有恨色。分其兵給農隆。北趣龍城。魏兵追之。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復以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遂謀作亂。襲隆。殺之。農被重創。亡走。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因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爲將軍。養以爲子。高雲字子雨高句驪之支屬

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

遺鑑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勲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謀之。覬曰。人臣當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爲御史中丞。覬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

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郗恢亦不肯從。郗恢。字道胤。曇之子。殷覬。字伯通。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爲。問計于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人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為氏叛推段業京兆人為建康前涼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公以眾歸之是為北涼

蒙遜之先世為部帥其諸父羅讐麴粥皆臣于涼涼王光殺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前涼置故城在今甘州府張掖縣拔之屯據金山在甘州府山丹縣西南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亦合眾攻建康會蒙遜為光子纂字永緒所破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蒙遜帥眾歸之業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纂

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自此後秦止稱秦。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姜龕。天水人。古成複姓。詵名也。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

周武以甲子興一語足破陰陽家禁忌之惑進戰克捷乃乘其銳氣而用之稍存猶豫鮮有不坐失事機者

爲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威虐已振。遂卽帝位。已而趙王麟襲殺詳而自立。（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卽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西南。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戊戌　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西秦。涼。南涼。北涼。新小國一。南燕。凡八僭國。）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是爲南燕）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德之弟）鎭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

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儀攻中山時。珪封為衛王。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坦之子。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字伯道。承之曾孫。及弟休之字季預。有才畧。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居爾朱川。因以為氏。于秀容川。胡三省注。此北秀容。

地近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東部鮮卑之別種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衛兵之不番代者段速骨等因衆心之憚征

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爲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盛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遣盛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乃逃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弒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

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事汗無禮。盛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盛乃乘間殺汗。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怒。叛汗。汗遣太子穆擊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

桓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荊州。因從之。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亮之孫。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治歷陽。楷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恭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嚮為將軍割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上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

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治臨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元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廬州府無爲州西水經注柵口水遵巢湖又東令白石山水即此）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

恭初以[illegible]威脅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使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爲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叅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恭使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山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領險。行者號翻車峴。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爲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

王恭以討國寶爲名卽殺國寶劉牢之殺恭卽令代恭欲元等取仲堪卽授之江藩欲使堪罷兵卽還以荊益首政不綱至此極矣前此王敦蘇峻桓溫等雖奸雄久蓄異志尙不能闚伺至是桓元以一狂妄少年不勞而竊神器可見國是益非則逆謀益易逞理

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寧縣西大江中。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沖之子字承祖。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元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且諭散蔡洲軍士。元等大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尙之。並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復以荊州還仲堪。仲堪等受詔。推元爲盟主。各還所鎭。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盛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勢必然足爲千古炯戒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清河人。）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卽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胡三省注。此依漢郡而言。漢代郡治桑乾。故城在今宣化府蔚州。）西及善無。（漢縣。後魏爲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極陰館。（注見前。）北盡參合。（漢縣。晉廢。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琅邪人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錢塘人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幷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